

陈忠义集

短篇小说

第一刀

北京出版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第一刀

陈忠实集 短篇小说

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一刀/陈忠实著. -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08.7
ISBN 978-7-5302-0942-4

I. 第… II. 陈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·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7218 号

第一刀

DIYIDAO

陈忠实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网址:www.bph.com.cn

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*

880×1230 32开本 11.75印张 321千字
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0942-4

I·909 定价:2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-58572393

作者简介

陈忠实，1942 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，1965 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，1979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已出版《陈忠实小说自选集》三卷、《陈忠实文集》七卷及散文集《告别白鸽》等 40 余种作品。《信任》获 1979 年全国短篇小说奖，《渭北高原，关于一个人的记忆》获 1990—1991 全国报告文学奖，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（1998），在日本、韩国、越南翻译出版。曾十余次获得《当代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长城》、《求是》、《长江文艺》等各大刊物奖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目 录

1	信 任
10	猪的喜剧
24	反 省 篇
40	第 一 刀
51	尤代表轶事
67	蚕 儿
75	霞光灿烂的早晨
85	田 园
96	马罗大叔
110	失 重
124	桥
140	到老白杨树背后去
153	打字机嗒嗒响
169	兔 老 汉
179	山 洪
195	石 狮 子

204	轱辘子客
214	害 羞
231	两个朋友
250	舔 . 碗
261	日 子
270	作家和他的弟弟
278	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断
284	腊月的故事
304	猫与鼠,也缠绵
319	关于沙娜
332	娃的心 娃的胆
344	一个人的生命体验
357	李十三推磨

信 任

一

一场严重的打架事件搅动了罗村大队的旮旯拐角。被打者是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，现任团支部组织委员。打人者是四清运动补划为地主成分、今年年初平反后刚刚重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罗坤的三儿子罗虎。

据在出事的现场——打井工地——的目睹者说，事情纯粹是罗虎寻衅找岔闹下的。几天来，罗虎和几个四清运动挨过整的干部的子弟，漂凉带刺，一应一和，挖苦臭骂那些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；参与过四清运动的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，明明能听来这些话的味道，仍然忍耐着，一句不吭，只顾埋头干活。这天晌午，井场休息的时光，罗虎一伙骂得更厉害了，粗俗的污秽的话语不堪入耳！大顺臊红着脸，实在受不住，出来说话了：“你们这是骂谁啊？”

“谁四清运动害人就骂谁！”罗虎站起来说。

大顺气得呼呼儿喘气，说不出话。

罗虎大步走到大顺当面，更加露骨地指着大顺臊红的脸挑逗说：“谁脸发烧就骂谁！”

“太不讲理咧！”大顺说，“野蛮——”

大顺一句话没说完，罗虎的拳头已经重重地砸在大顺的胸口上。

大顺被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，站住脚后，扑了上来，俩人扭打在一起。和罗虎一起寻衅闹事的青年一拥而上，表面上装作劝解，实际是拉偏架。大队长的儿子四龙，紧紧抱住大顺的右胳膊，又一个青年架住大顺的左胳膊，一任罗虎拳打脚踢，直到大顺的脸上哗地蹿下一股血来，倒在地上人事不省……这是一场预谋的事件，目睹者看得太明显了。

一时间，这件事成为罗村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。那些参与过四清运动的人，那些四清运动受过整的人，关系空前地紧张起来了。一种不安的因素弥漫在罗村的街巷里……

二

春天雨后的傍晚，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；块块云彩悠然漫浮；麦苗孕穗，油菜结荚；南坡上开得雪一样白的洋槐花，散发着阵阵清香。在坡下沟口的靠茬红薯地里，党支部书记罗坤和五六个社员，执鞭扶犁，在松软的土地上耕翻。

突然，罗坤的女人失急慌忙地颠上埂坎，颤着声喊：“快！不得了……了……”

罗坤喝住牛，插了犁，跑上前。

“惹下大……祸咧……”

罗坤脸色大变：“啥事？快说！”

“咱三娃和大顺……打捶，顺娃……没气……咧……”

“现时咋样？”

“拉到医院去咧……还不知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

罗坤像挨了一闷棍，脑子嗡嗡作响，他把鞭子往地头一插，下了埂坎，朝河滩的打井工地走去，衣褂的襟角，擦得齐腰高的麦叶刷刷作响。

打井工地上，木柱、皮绳、镢、锨胡乱丢在地上，临近的麦苗被攘践倒了一片，这是殴斗过的迹象。打井工地空无一人，井架悄然耸立在高空。

从临时搭起的夜晚看守工具的稻草庵棚里，传出轻狂的说话声。罗坤转到对面一看，三儿子罗虎正和几个青年坐在木板床上打扑克哩。

罗坤盯着儿子：“你和大顺打架来？”

儿子应道：“嗯！”

罗坤问：“他欺负你来？”

儿子不在乎：“没有。”

“那为啥打架？”

于是，儿子一五一十地述说了前后经过，他不隐瞒自己寻事挑衅的行动，倒是敢做敢当。

罗坤的脸铁青，听完儿子的述说，冷笑着说：“是你寻大顺的事，图出气！”

儿子拧了一下脖子，翻了翻眼睛，没有吭声，算是默认。那神色告诉所有人，他不怕。

罗坤又问：“我在家给你说的话忘咧？”

“没！”儿子说，“他爸四清时把人害扎咧！我这阵不怕他咧！他……”

罗坤再也忍不住，听到这儿，一扬手，那张结满茧甲的硬手就抽到儿子白里透红的脸膛上——

“啪！”

儿子朝后打个闪腰，把头扭到一边去。

罗坤转过身，大步走出井场，踏上了暮色中通往村庄的机耕大路。

这一架打得糟糕！要多糟糕有多糟糕！罗坤背着手，在绣着青草的路上走着，烦躁的心情急忙稳定不下来。

贫协主任罗梦田老汉在四清运动中，是工作组依靠的人物，在给罗坤补划地主成分问题上，盖有他的大印。在罗坤被专政的十多年里，他怨恨过梦田老汉：你和我一块要着长大，一块逃壮丁，一块搞土改，一块办农业社，你不懂我罗坤是啥样儿人吗？你怎么能在那些由胡乱捏造的证明材料上盖下你的大印呢？这样想着，他连梦田老

汉的嘴也不想招了。有时候又一想，四清运动工作组那个厉害的架势，倒有几个人顶住了？他又原谅梦田老汉了。怨恨也罢，原谅也罢，他过的是一种被专政的日子，用不着和梦田老汉打什么交道。今年春天，他的问题终于平反了，恢复了党籍，支部改选，党员们一口腔又把他拥到罗村大队最高的领导位置上，他流了眼泪……

他想找梦田老汉谈谈，一直没谈成。倔得出奇的梦田老汉执意回避和他说话。前不久，他曾找到老汉的门下，梦田婆娘推说老汉不在而谢绝了。不仅老贫协对他怀有戒心，那些四清运动中在工作组“引导”下对干部提过意见的人，都对重新上台的干部怀有戒心。党支书罗坤最伤脑筋的就是这件事。想想吧，人心不齐，你防我，我防你，怎么搞生产？怎么实现机械化？正当他为罗村的这种复杂关系伤脑筋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又给他闯下这样的祸事……

三

罗坤径直朝梦田老汉的门楼走去。当他跨进木门槛的时候，心里做好了最坏的准备，准备承受梦田老汉最难看的脸色和最难听的话。

小院停着一辆自行车，车架上挂着米袋面包和衣物之类，大约是准备送给病人的。上房里屋里，传出一伙人嘈嘈的议论声：

“这明显是打击报复……”

“他爸嘴上说得好，‘保证不记仇恨’，屁！”

“告他！往上告！这还有咱的活处……”

说话的声音都是熟悉的，是几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梦田的几个本家。罗坤停了步，走进去会使大家都感到难堪。他站在院中，大声喊：“梦田哥！”

屋里谈话声停止了。

梦田老汉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并不下来。

罗坤走到跟前：“顺娃伤势咋样？”

“死了拉倒！”梦田老汉气哼哼地顶撞。

“我说，老哥！先给娃治病，要紧！”罗坤说，“只要顺娃没麻达，事情跟上处理！”

“算咧算咧!”梦田老汉摇着手,“棒槌打人手抚摸,装样子做啥!”

说着,跨下台阶,推起车子,出了门楼。

罗坤站在院子当中,麻木了,血液涌到脸上,烧骚难耐,他是六十开外的人了,应当是受人尊重的年龄啊!他走出这个门楼的时光,竟然不小心撞在门框上。

走进自家门,屋里围了一脚地人,男人女人,罗坤溜了一眼,看出站在这儿的,大都是四清运动和自己一块挨过整的干部或他们的家属。他们正在给胆小怕事的老伴宽解:

“甭害怕!打咧就打咧!”

“谁叫他爸四清运动害了人……”

“他梦田老汉,明说哩,现时臭着咧!”

这叫给人劝解吗?这是煨火哩!罗坤听得烦腻,又一眼瞥见坐在炕边上的大队长罗清发,心里就又生气了:你坐在这里,听这些人说话听得舒服!他和大队长搭话,大队长却奚落他说:“你给梦田老汉回话赔情去了吧?人家给你个硬顶!保险!你老哥啊,太胆小咧,简直窝囊!”

罗坤坐在灶前的木墩上,连盯一眼也不屑。他最近以来对大队长很有意见:大队长刚一上任,就在自己所在的三队搞得一块好庄基地。这块地面曾经有好几户社员都申请过,队里计划在那儿盖电磨磨房,一律拒绝了。大队长一张口,小队长为难了,到底给了。好心的社员们觉得大队长受了多年冤屈,应该照顾一下,通过了。接着,社办工厂朝队里要人,又是大队长的女儿去了,社员一般的没什么意见,也是出于照顾……这该够了吧?你的儿子伙着我的三娃,还要打人出气,闯下乱子,你不收拾,倒跑来给女人撑腰打气。“把你当成金叶子,原来才是块铜片子!”

罗坤黑煞着脸,表示出对所有前来撑腰打气的好心人的冷淡。他无理睬任何人,对他的老伴说:“取五十块钱!”

老伴问:“做啥?”

“到医院去!”

大队长一愣，眼睛一瞪，明白了，鼻腔里发出一声重重地嘲弄的响声，跳下炕，竟自走出门去了。屋里的男人女人，看着气色不对，也纷纷低着眉走出去了。

罗坤给缩在案边的小女儿说：“去，把治安委员和团支书叫来！叫马上来！”

老伴从箱子里取出钱和粮票，交给老汉：“你路上小心！”

罗坤安慰老伴：“你放心！自个也甭害怕！怕不顶啥！你该睡就睡，该吃就吃！”

治安委员和团支书后脚跟着前脚来了。

罗坤说：“你俩把今日打架的事调查一下，给派出所报案。”

治安委员说：“咱大队处理一下算咧！”

“不，这事要派出所处理！”罗坤说，“这不是一般打架闹仗！”

团支书还想说什么，罗坤又接着对她说：“你叔不会写，你要多帮忙！”

说罢，罗坤站起身，拎起老伴已经装上了馍的口袋，推起车子，头也不回，走出门去。朦朦月光里，他跨上车子，上了大路。

四

整整五天里，老支书坐在大顺的病床边，喂汤喂药，端屎端尿，感动得小伙子直流眼泪。

梦田老汉对罗坤的一举一动都嗤之以鼻！做样子罢了！你儿子把人打得半死，你出来落笑脸人情，演的什么双簧戏！一旦罗坤坐下来和他拉话的时候，他就倔倔地走出病房了。及至后来看见儿子和罗坤亲亲热热，把挨打的气儿跑得光光，“没血性的东西！”他在心里骂，一气之下，干脆推着车子回家了。

大顺难受地告诉罗坤，说他爸在四清运动中被那个整人的工作组利用了。四清后，村里人在背后骂，他爸难受着哩！可他爸是个倔脾气，错了就错下去。四清运动的事，你要是和他心平气和说起来，他也承认冤枉了一些人，你要是骂他，他反硬得很：“怪我啥？我也没给谁捏造咯！四清也不是我搞的！盖了我的章子吗？我的头也不由我

摇！谁冤了谁寻工作组去……”

罗坤给小伙子解释，说梦田老汉苦大仇深，对新社会、对党有感情，运动当中顶不住，也不能全怪他。再说老汉一贯劳动好，是集体的台柱子……

第七天，伤口拆了线，大顺的头上缠着一圈白纱布出院了。罗坤执意要小伙子坐在自行车后面的支架上，小伙子怎么也不肯。“你的伤口不干净！医生说要养息！”罗坤硬把小伙子带上走了。

“大叔！”大顺在车后轻轻叫，声音发着颤，“你回去，也要难为虎儿……”

罗坤没有说话。

“在你受冤的这多年里，虎儿也受了屈。和谁家娃耍恼了，人家就骂‘地主’，虎儿低人一等！他有气，我能理解……”

罗坤心里不由一动，一块硬硬的东西哽住了喉头。在他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十几年里，他和家庭以及孩子们受的屈辱，那是堪回顾的。

小伙子在身后继续说：“听说你和俺爸，还有大队长清发叔，旧社会都是穷娃，解放后一起搞土改，合作化，亲得不论你我……前几年翻来倒去，搞得稀汤寡水，娃儿们也结下仇……”

罗坤再也忍不住，只觉两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鼻梁两边流下来，嘴角里感到了咸腥的味道。这话说得多好啊！这不就是罗坤心里的话吗？他真想抱住这个可爱的后生亲一亲！他跳下车子，拉住大顺的手：“俺娃，说的对！”

“我回去要先找虎儿哩！他不理我，我偏寻他！”小伙子说，“我们的仇不能再记下去！”

俩人再跨上车子，沿着枝叶茂密的白杨大路，罗坤像得了某种精神激素，六十多岁的人了，踏得车子飞快地跑，后面还带着个小伙子哩。

可以看见罗村的房屋和树木了。

五

罗坤推着自行车，和大顺并肩走进村子的时候，街巷里，这儿一堆人，那儿一堆人，议论纷纷，气氛异常，大队办公室外，人围得一大伙。路过办公室的时候，有人把他叫去了。

办公室里，坐着大队委员会的主要干部，还有派出所所长老姜和两个民警。空气紧张。大队长清发须毛直竖，正在发言：“我的意见，坚决不同意！这样弄的结果，给平反后工作的同志打击太大！他爸含冤十年……”

罗坤明白了，他瞥了一眼清发，说：“同志，法就是法，那不认人，也不照顾谁的情绪！”

罗清发气恼地打住话，把头拧到一边。

罗坤对姜所长说：“按法律办！那不是打击，是支持我工作！”

姜所长告诉罗坤，经上级公安部门批准，要对罗虎执行法律：行政拘留半个月。他来给大队干部打招呼，大队长清发坚持不服判处。

“执行吧，没啥可说的！”罗坤说，“法律不认人！”

民兵把罗虎带进办公室里来，小伙子立眉竖眼，直戳戳站在众人面前，毫不惧怕。直至所长拿出了拘留证，他仍然被一般气冲击着，并不害怕。

清发重重地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，把头歪到另一边，脖上青筋暴起，突突跳弹。

罗坤瞧一眼儿子，转过脸去，摸着烟袋的手，微微颤抖。

就在民警把虎儿推出门的一刹那，一直坐在墙角，瞪着眼、噙着嘴的贫协主任梦田老汉，突然立起，扑到罗坤当面，一扑踏跪了下去，哭了起来：“兄弟，我对不住你……”

罗坤赶忙拉起梦田老汉，把他按坐在板凳上。梦田老汉又扑到姜所长面前，鼻涕眼泪一起流：“所长，放了虎娃，我……哎哎哎……”

这当儿，在门口，大顺搂着虎儿的头流泪了。虎儿望着大顺头上的白纱布，眼皮耷拉下来，鼻翼在急促地翕动着。

虎儿挣脱开大顺的胳膊，转进门里，站在爸爸面前，两颗晶莹的

泪珠滚了出来：“爸，我这阵儿才明白，罗村的人拥护你的道理了！”说罢，他走出门去。

六

罗村的干部们重新在办公室坐下，抽烟，没人说话，又不散去。社员们从街巷里、大路上也都围到办公室门前和窗户外。他们挤着看党支部书记罗坤，那黑黑的四方脸，那挽着一半白色的头发和胡茬，那深深的眼眶，似乎才认识他似的。

罗坤坐在那里，瞧着已经熄火而略显愧色的大队长，和干部们说：

“同志们，党给我们平反，为了啥？社员会又把我们拥上台，为了啥？想想吧？合作化那阵咱罗村干部和社员中间关系怎样？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，生活困苦，咱罗村干部和群众之间关系怎样？大家心里都清白！这十多年来，罗村七扭八裂，干部和干部，社员和社员，干部和社员，这一帮和那一帮，这一派和那一派，沟沟渠渠划了多少？这个事不解决，罗村这一摊子谁也不好收拾！想发展生产吗？想实现机械化吗？难！人的心不是操在正事上，劲儿不是鼓在生产上，都花到勾心斗角、你防备我、我怀疑你上头去了嘛！”

“同志们，我们罗村的内伤不轻！我想，做过错事的人会慢慢接受教训的，我们挨过整的人把心思放远点，不要把这种仇气，再传到咱们后代的心里去！”

“罗村能有今天，不容易！咱们能有今天，不容易！我六十多了，将来给后辈交班的时候，不光光给一个富足的罗村，更该交给他们一个团结的罗村……”

办公室门里门外，屏声静气，好多人，干部和社员，男人和女人，眼里蓬着泪花，那晶莹的热泪下，透着希望，透着信任……

1979年5月小寨

猪的喜剧



在正街背后，一家县办工厂的土围墙的墙根下，是猪羊市场。泡桐树浓密的枝叶搭成的荫凉下，摆着一摊一摊被缚着前腿还在活蹦乱跳的猪娃，吱吱乱叫；水渠边的白杨树上，拴着一头一头克郎猪，在水里躺，在地上拱。戴草帽背竹笼的岭上庄稼人和推着自行车的川道里的庄稼人，同时从狭窄的巷道拥进猪市来……

田坊三队的来福老汉，腰里缠着一条麻绳，背着手，把矮墩墩的身材也挤进猪市来了。他戴着一顶发黄的蘑菇帽儿，倭瓜脸上，有一双耷拉着眼皮的毫无光彩的眼睛，细小的鼻梁下，长着个瓢儿嘴，嘴角贴着两撮淡淡的胡须，长相实在是平凡到有点丑陋的程度；可并无狡诡的气味，给任何人的印象，都是老实巴交的。

他从猪市这头挤到那头，间或在吵吵闹闹的人堆前站一站，瞧一瞧正在争议着价钱的猪娃，听一听成交的行情，就毫不留恋地走开了。啊呀！猪娃好价钱！最好的仔猪娃卖到十八块，最次的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毛疙瘩货，出口也要十二块，这是今年最好的价钱了！灵啊！今年麦子稍微比去年收成好些，忙后猪就涨价！口粮稍稍宽敞点，庄稼人就想给圈里添一头猪娃！

了解了猪娃的行情，那些拴在树上的克郎猪，架格好的，毛色润

的，来福老汉不用打问，也能估摸出价钱来。

来福转到最西头，在一棵白杨树下，瞧见了一个令他动心的对象——这是一头母猪，肚皮紧紧夹在一起，经过几代仔猪咀嚼的奶头滴溜得老长，嘴巴又长又弯；拱起的脊梁，骨头棱蹭；背部和臀部，毛已磨脱净光，而脖下长的毛倒有一拃多长。拴在那里，无人问津。主人蹲在一边，无聊地抽烟，真是张飞卖火晶柿子——人硬货软！

来福老汉走上前，主人苦情地解释说，他们口粮短，人凭买高价粮过活，猪是更受罪了！他长的身高气壮，满口热诚地保证说：“你尽量看！保没麻达（病）！货卖识家！只要搭一把粮食，还是一头好母猪，保生哩！”

来福把猪摸了一周，信了主人的话。病是没病，就是一身癞癣，这好治！

“价咋说哩？”来福仰起倭瓜脸。

“我看你老哥也是实在人，咱不说诓，按这相——”卖主伸出两个粗硬的指头。

“不值！”来福笑着摇摇头，“不值！”其实，他心里踏实了，这个价是要得不扩外的。

“值多少？你说！”卖主说，“漫天要，就地还！”

“这——”来福先伸一个食指，又伸出五个指头。

“啊呀！十五块能不能卖个猪娃？”卖主说。

“金猪娃，银克郎，仨钱一木锨的老母猪。你这还是个病货！”来福说，“好咧，添一声，十六！”

“我降一块，十九！”卖主叹一口气。

“我再添五毛——足顶喽！”来福也叹一口气。

“我再少赚五毛——到底喽！”

来福停住口，接近成交了，又在猪身上察看起来。他发觉，急于腾手的卖主肯定要着急。果然，那个急性的人喊说：

“算咧！算咧！你要看咧！咱当腰一斧两头齐——十七块！算你的猪！让猪跟你享福去！”

把十七块钱交给卖主，来福从腰里解下麻绳，拴在猪的后腿上，